理學宗傳

理學宗傳卷之二十一

戴王[illegible]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戴王紫仝編

明儒考　王門弟子　李中節

徐曰仁愛

愛字曰仁餘姚人陽明妹婿也少陽明十六歲陽明初與學者講授雖隨地興起未有出身承當以聖學爲已任者愛時年二十獨奮然有志於學北面納贄焉是年愛舉於鄉明年舉進士授祁州知州愛始聞

知行合一之訓汩没舊說驚愕不定無入頭處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壬申愛以知州考滿入京師即同穆孔暉等朝夕受業冬陞南京工部員外郎與陽明同舟歸越舟中論明大學宗旨聞之踴躍痛快胸中混沌復開如狂如醉者數日仰思堯舜三王孔孟千聖立言人各不同其旨則一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甲戌愛在南京而陽明爲南鴻臚卿愛與黃綰等日夕聚師門精勤不懈同志益親愛率之也陞南京兵部郎中丁

并告病歸與陸澄等同謀買田霅上爲諸友久聚之計陽明聞而貽詩慰之戊寅愛卒年三十一陽明哭之慟愛及陽明之門獨先聞道亦早嘗游南嶽夢一瞿曇撫其背曰爾與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壽陽明每語輒傷之薛侃刻傳習錄首卷皆愛所記愛問陽明在親民宜從舊本亦有所據否曰下面治國平天下處如保赤子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問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如何陽明曰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然亦未嘗離却事物問至

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至理有不能盡陽明曰心卽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問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此語似有弊陽明曰然問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陽明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愛曰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世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廢照又曰先生之說若水之寒火之熱斷斷乎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生居貴已超入聖域
愛朝夕門下但見仰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粗
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云

日仁純粹之資方銳意於學而天奪之速既與顏
回同德卽與顏回同壽亦可無憾矣

錢緒山德洪

德洪字洪甫初名寛後改今名號緒山王文成公同邑人弘治丙辰生弱冠傳朱氏之學久之讀傳習錄與所學未契疑之及文成平宸濠歸越往師事焉率諸友七十餘人闢龍泉中天閣請文成升座開講首以所學請正文成曰觀是何人理非外得知乃德性之知是謂良知而非非知識也良知至微而顯故知微可與入德唐虞授受只是指點得一微字中庸不睹不聞以至無聲無臭中間只是發明得一微字衆

聞之躍然如大夢得醒緒山倡之也緒山篤信其師學艾憲曰爾將得所師矣如妨試事何對曰洪聞教以來心目開朗科第適予則有之入試胡慮哉明年嘉靖壬午舉於鄉方文成返越惟緒山與龍谿兩人最先及門成其訓誹兩人毅然勿顧也後師門來學者衆文成各以資之所近分送兩人使滌其舊見迎其新機然後歸之師以要其成丙戌與龍谿同舉南宮不就廷試而歸日是門方來學者日益雲集與龍谿往來叅究一洗師門宗旨歸之日得翕然有風動

之機戊子冬方治裝北發適聞師變往迎喪至廣信出馳書於父其陳父生師教願爲服喪父曰吾貧冀祿養豈忍以貧故俾兄薄其師耶許之後師喪歸越権貴忌嫉文成德業之盛有司默承風旨媒孽其家鄉之惡少將不利於胤子內訌外侮並作緒山與龍谿相與保孤寧家日夕不相離且築室於場約同志數人輪守文成廬室暇則與四方同志往來聚會以廣師門遺教壬辰與龍谿同北行終試事觀政吏曹時與臺諫部院諸同志舉月會商究舊學動以數十

舊會以官為序緒山與龍谿告眾曰同志為道而來須以齒序為宜眾曰然至今和會以齒二人倡之也未幾以親老便養告就蘇學教授至則定祀典申學規日坐道山亭開講吳士翕然而興訓有東魯沂水遺風乙未丁內艱歸修復小天閣之會服闋補監丞尋陞刑部主事時欽大理丞林文選恭與緒山善欲以推授曰一見執政可得也緒山笑而却之例陞刑部員外郎以奉法忤旨被逮下詔獄身嬰三木日與趙都督楊御史讀書談道又為趙講易爭虞翻以

不歷死生之介真性不得出頭

發幽思癸卯放歸農緒山之學得諸生死真境中蓋覺自信獄中嘗書示龍谿曰上天爲我設此法象本來真性不容絲毫掛帶乃知平時學問大未得力古人處動忍而獲增益不知增益者何物減削則已盡矣緒山生還益切切以取友論學爲事江浙宣歙楚廣會城名區皆有講舍書院隨地結會文成年譜緒山實成之年七十作頤閒疏馳告四方自是不復遠游相期同志春秋會於天真甲戌卒於湖上之表忠觀其先祠也年七十九師門嘗以虛寂之旨立教聞

若罔然若爲佛學公曰變動周流虛以適變無思無
爲寂以通感大易之訓也自聖學衰而微言絕學者
執於典要泥於思爲變動感通之言遂以彼佛氏者
乘其衰而入仰吾儒之精髓用之以主持世教爲吾
儒者徬徨自守往徹以旅擯非之不足以服其心言
汲遽數及從術避遊之者如此原是吾儒家常茶飯
淪落失傳以至此可譬之東晉南宋之君不能爲王
偏安一隅將中原讓人不復敢與之抗言及恢復
之計者詳然指以爲迂踈而可哀也

無善無惡心之體如此講說何嘗不是只爲回護佛禪門宗旨失於理證遂起爭端悉謂禪與不禪宗說其行事也論曾有析孔孟以來性說而謂之禪者邪

語錄

人之心體一也指名曰善可也曰至善無惡亦可也曰無善無惡亦可也曰善曰至善人皆信而無疑又爲無善無惡者何也至善之體惡固非其所有善亦不得而有也至善之體虛靈也猶目之明耳之聰也虛靈之體不可有乎善猶明之不可有乎色聰之不可有乎聲也目無色故能盡萬物之色耳無聲故能盡萬物之聲心無善故能盡天下萬事之善今之論至善者乃索之於事事物物之中

先求其所謂定理者以爲應事宰物之則是虛靈之內先有乎善也虛靈之內先有乎善是耳未聽而先有乎聲目未視而先有乎色塞其聰明之用而窒其虛靈之體非至善之謂矣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怵惕惻隱是謂善矣然未見孺子之前而先加講求之功預有此善以爲之則耶抑虛靈觸發其機自不容已耶目患不能明不患有色不能辨耳患不能聽不患有聲不能聞心患不能虛不患有感不能應虛則靈靈則因應

無方萬感萬應萬應俱寂是無應非善而實未嘗有乎善也赤子匍匐將入井自聖人與塗人並而視之其所謂怵惕惻隱者聖人不能加而塗人未嘗減也但塗人擬議于乍見之後已涪入於納交要譽之私矣然則乍見之發豈非生於不識不知之中而涪入之私豈非藏於擬議之後耶然則塗人之學聖人也果憂怵惕惻隱之不足耶抑去其蔽以還其乍見之初心也凡人心之有皆私也不但邪思惡念雖至美之念先橫于中積而不化已

淺將迎意必之私而非時止時行之用矣故自燭隱以保四海自孩提以達天下自赤子以至大人實無俟取足於外而本來真體渾然全具學問之功雖百人一以至已百人十以至已千亦不過反其初焉已矣真體之上固未嘗有所增益也後之學聖人者不思反復其初而但恐吾心之聰明不足以盡聖人之知見假假焉求索於外假借影響測億之似自信以爲吾心之真得是朦其目以擬天下之色塞其耳以億天下之聲影響測億之似

拘挑固滯之迹適足以塞吾虛靈之真體傚吾順應之妙用其去至善也益遠矣衡能一天下之輕重而不可加以銖兩之積鑑能別天下之妍媸而不可留夫一物之形心能盡天下之善而不可存乎一善之迹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露雷曀霾絪縕何物不有而未嘗一物為太虛之有故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月往則日來日往則月來而明自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而歲自成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自生

故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夫旣曰百慮則所謂何思何慮者非絕去思慮之謂也千思萬慮而一順乎不識不知之則無逆吾明覺自然之體是千思萬慮謂之何思何慮也此心不有乎善是至善之極謂之無善也故先師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至善本體本如是未嘗有所私意揍說其間也

學問須從頭腦上究極如衆綱得綱挈之自易良知者事物之綱也良知是天命之性性體流行通徹

本來至善故無皆可有此語未嘗不圓

無間機不容已發於目爲明發於耳爲聰發於口爲義發于四肢爲禮發於心思爲變化通之事父遠之事君不學不慮而天則自顯徹内徹外而内外無間本來至善故無善可有本來無惡故無惡可除此造化之真機聖德之正位也達之家國天下而無不同貫之前聖後聖而無不合範圍天地始終萬物一致知而天下之能事畢矣

問知止曰此知不由言詮可入不由思索可得須是自心自証知得止時此心已是止了此無始中求

原是止的雖千思百慮只是天機自然萬感萬應原來本體常寂只為吾人自有知識以來向作知見自作憧擾始不得止今既信良知須將此等習心一齊放下不容絲髮凝滯如信得本來自性原是如此定靜安慮一齊具足矣

汝禍何嘆平日多過日只要立得真意一念真時便是超凡入聖矣已往過失不須更掛懸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此念無前後一是即是一非即非討前論後總非當下得手功夫

問人生而靜初念最善動而後有不善良知隨覺隨消固是格致而保任此念無有動處日新日察亦格致也如何曰此是有意求靜執知見為保任非格致實功也致知之功只從見在心體上取証心體自能無欲不必言靜自無不靜不必言初念自無初無終不必言善察自識之不可掩

問操則存心有出入如何操得曰只這一操字幾千百年說不明矣識得出入無時是心操之之功始有下落操如操舟之操操舟之妙在舵舵不是死

操得將操軍必要坐作進退如法操闔柄必要運轉得天下令要操心却只把持一箇死寂如何謂之操

問學問須要超脫曰汝之所謂超脫只是心不掛事却遇事便不耐心我說超脫異於是目不累色便是目之超脫耳不累聲便是耳之超脫心不累私便是心之超脫非是離却事物以爲超脫也

離却事物便無超脫

問家有父兄宗黨見義當爲而衆情未協若同衆則徇俗違衆則傷情如何曰說只在良知上求良知

良知不在事求

自能委曲可同則同之不可同則違之此亦不在事上良知自能盡人之性

先生講易至悔吝者憂虞之象也乃慨然示衆曰學者功夫不得伶俐直截只爲一慮字作祟耳問曰良知是非從違何嘗不明但不能一時決斷姑自慮度此或無害於理否曰只此一慮便是致吝之端良知明時本是吉之先見一慮便自吉而向凶矣誠可懼也

教與學只是一事我誠心爲善人自起同善之心則

教亦行乎其中矣要人爲善誠心委曲以導之則學亦在其中矣今人只要求責於人不知未能寡人之過而反益已之過

今之講學與學校之士言曰吾有舉業未暇及也與縉紳之士言曰吾有簿書未暇及也與鄉居之士言曰吾有家務未暇及也然則何時而後可以講學耶必去舉業去簿書去家務而後可以講學須是出家爲釋子道流然釋子道流亦未嘗無事天下安得無事之人與之論學乎必無事之人而後

學在事上　學

可與論學然則所學者竟何事耶

緒山龍谿最先及門後來學者各以資之所近分送兩人令先指授此不偏亦患後來盡亦所以鍾二子也師爲天下萬人實發明理蘊顯露先師嚴友切尤令令人樂就也於門亦嘗令諸尹序俱有意在緒山藤發揮師說讀其評自見

鄒文莊公守益　子善孫德涵德溥附

守益字謙之號東郭江西安福人九歲從父南大理官邸羅整菴見而奇之妹寺察宋伯慶署中有顏子云正德丁卯中鄉試辛未會試第一廷試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修踰年引疾歸一日讀大學中庸訝曰子思授學曾子者大學先格致中庸首揭慎獨何也積疑不釋己卯就質文成於虔臺文成曰獨卽所謂良知也慎獨者所以致其良知也戒謹恐懼所以慎其獨也大學中庸之旨一也東郭豁然悟遂請贄師

事焉逾月再如虔遷未幾宸濠反東郭聞變卒昆季群從趨吉安從義起兵文成喜曰有吾師友義在此衆矣世宗登極錄舊臣東郭始出如越謁文成祭訂月餘既別文成悵然不已門人問曰先生何念謙之之深也文成曰曾子云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若無若虛犯而不校謙之近之矣入京復職典經筵會大禮議起東郭偕同官上疏不報甲申復疏上怒下詔獄謫廣德州判官取道於越省文成而後赴任東郭未歷吏事而治官臨民務以誠心相感發奸摘伏人

稱神明而猶常自訟曰如保赤子未能也撫浙祠建復初書院延同門王心齋暨諸賢講學興禮風動鄰郡丁亥陞南主客郎中踰年文成卒於師東郭服心喪在部日與湛甘泉呂涇野聚講辛卯請告趨會稽哭文成存撫其孤聚同門講學於天真書院戊戌起南考功郎中己亥補宮寮召爲司經洗馬充經筵講官上薛文清從祀議時與徐文貞羅文恭唐荊川相資切士類興起甚衆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雍常事者忘而遠之也尋改南監祭酒遂成憲中

章矩並號册伊出入相友淑賢相規勸歌詩習禮六館士相慶得師居無何九廟災大臣例自陳東郭疏中寓姦嚴意說者因中傷之解官歸壬戌年七十有二九月寢疾召家人訓飭之諸子扶坐衣冠而卒謚文莊五子義美舉鄉試首登進士刑部郎中太僕卿十一孫德涵按察司僉事德溥太子洗馬皆知學能世其家

立言的頭腦

發前人心
破處是不

語錄門

志於富貴則敗度敗禮不足以語功名志於功名則求可求成不足以語道德志於道德則君廢君立正位行大道道逆則為伊周窮則為顏閔何嘗無功名何嘗不富貴富貴不繫于道德則壚間醉飽祇為夔姦之流功名不出於道德雖一匡功烈童子且恥稱之故學者莫先於辨志

古人以心體得失為吉凶今人以外物得失為吉凶作德日休作偽日拙方見影響不爽奉身外物事

祥之大便
漸卽忘身

養其大体
爲大人

事整飭而自家身心就破蕩不祥莫大焉故脫去
凡近以游高明不求人知不求同俗乃是考亭喚
醒來學趨避關頭
吾儕之學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一體之間心腹至
髮膚誰所養何處下刀割之使小故總讓第一等
與人干絕閉門成體段多少分裂學詩學文皆學
也以道爲志乃是第一等學術詩人文人皆人也
以聖爲志乃是第一等人品
世界安能磨人人自磨世界耳燕風吹林膏蔚不能

抵擯流俗必索學之主

障累日常寄江湖不能漫剡譬於萬物者乃被繫華排擯辨殺耶故善學者以排擯為玉成下善學者以榮華為桎梏

古之不入俗久矣求合於古則必咈于俗而剛然媚於俗者且將得罪于古故士君子寧受多口之憎而偏偏尚友於千載之上然後可以對越天地而無愧

學者所患在志向非專不在才力非足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耳目非無聰明也二用之則其

人因與流俗相較反覺什伊不如古人

才必眩入悅仁義出而有紛華之誘焉是兩視兩聽之類也

見可欲而亂只是此志不堅好仁者無以尚之何畏乎辭色

善學者與古人相較其則日覺奮勵若與流俗相較量則不免頹塌古人出門如賓使民如祭自家因何怠弛古人聞義必從不善必改自家因何退縮古人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自家因何不相關

鄉愿獨為聖門痛斥者以其似忠信廉潔無可舉無

鄉字趣是安恬人卻旨已渝前愿賊終氏快也

起脚不真切到底字不得力

可刺最能蹴衆亦易自安故衆皆悅之誤人也自以爲是誤已也孟子指出鄉愿媚於世處是華佗破腸洗滌妙手聖門只論明命順帝則故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光光明明潔潔淨淨何嘗有一毫

彌縫

吾儕學不得力只是起脚一步未曾真切潔淨有愛人道好的念便是要譽有怕人說不好的念便是惡聲有求知於人的念便是納交若此者日救孺子於井猶於純王殊科刻念頭紛雜則多少容隱

鬼伯關門 莫言我孤 可憐豪傑 只當漢人 不做人便 求成人

[illegible]如此

多少泗術又安能一一以救孺子耶

仁者人也是聖門提出做人的正脉人要做人便須仁以爲己任方可頂天履地立三才之極否則無惻隱羞惡之心便近於禽獸人教人學做聖人學者却有推避處若只教人學做人如何推避得

學者不識自家德性故猖獗漠然曰憂曰樂向外馳逐求不得其正義是德性本來安宅必須搬居故言徙不善是德性錯了路頭必須轉回故曰改若人抛家損產傫傫流離安得不憂

脚不踏實悞却一生

王仲大嘗學仙學佛後初從問聖學曰二氏之學皆從心性上用工然立在懸妙中不似聖學平平坦坦在人倫庶物內精鍊故佛自是佛作用仙自是仙作用汝只一雙腳如何踏得三條路須收攝精神歸一始得

學須要人於本分處立必為聖人之志

世俗通病只認得有才能有勳業有著述的聖人不認得箇無才能無勳業無著述的聖人江門之詩曰却憐夜半留雙屐早為人間了六經六經之了總從鬭來而反憐之何也程門謂唐虞事業自堯

見在將迎累作也

舜視之不過一點浮雲過太虛假使舜不遇四岳之薦終於耕稼陶漁以老焉其將不得為天地萬物一體乎太宰以多能為聖而子貢言又以類之夫子術恐其起學者之病既學做聖人又須學做多能故嘆繫以撒之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今之學士大夫果能信其不多而無疑乎果能視唐虞事業如浮雲乎果能以夜半了六經為鑑乎

心中紛擾只是將迎之累若能時時照做見在工夫如臨深履薄仰則思難慮自不能容常因行路將

默識二字聖學宗旨

孟子道性善其功大其心苦

悟得此病若回頭看過去路及仰面探未來路脚

下便不免錯跌

默而識之是不厭不倦宗旨學者以此為學誨人者

以此為誨非別有所學所誨者

孟子千辛萬苦爭個性善正是直指本體使學者安

身立命自成自道更無寬解躱避去處中間種種

過惡皆是自欺自畫原不是性中帶來其在醫家

直所謂頂門一針矣夫目之分皂白心之別是非

其精明一也離婁之明非有加于目也能不失其

本明而已矣堯舜者性中之離婁也萬古此天也則萬古此月萬古此目則萬古此明故堯舜皆可爲文王皆可師直是無可疑者

吾輩不及古人只是少却瑟僩二字古以嚴密今以疎淺古以武毅今以怠緩如何得三百三千流貫

周師

象山先生曰天下若無着實師友不是恣情縱慾便是各執已見古哉其言之也師友箴砭不肯着實則物善而未純知過而未淨故卑者滯情慾高者

謂明明德於天下只是明明字

倚意見雖清濁有差而障道則均

問明明德于天下曰世儒說是極言遠事聖門只說日用事所惡於上德之本明也毋以使下則明明德于下矣所惡於下德之本明也毋以事上則明明德于上矣所惡於前後右左德之本明也毋以先後從前而交左右則明明德於前後左右矣堯之克明峻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只是六合之內皆日月貞明容光必照自天子至於庶人位有尊卑而工夫更無二致

屢講功夫總只爲變化氣質

小人良知而不能致

問變化氣質之功曰聖門教人曰思曰明曰柔曰強何嘗不說氣質只是果能此道便是變化的訣竅反身而誠便是與天合德強恕而行便是與理同歸孟子引在下位一章只收誠之者爲思誠何等緊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之皆指誠說

問致良知之旨大學未嘗指出曰誠意一章指出一個致良知的以爲法指出一個不能致良知的以爲戒何等分明平居爲不善至於無所不至則小人之良知疑於泯滅無存矣而一見君子厭然自

使是字一斷開耳

不遠是試之不息

惡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夫不知善之可好也何爲而著之不知不善之可惡也何爲而揜之是其良知固在也而病未能致之耳使小人而能致其良知知善必爲無以前之知不善必改不使加乎其身則惛然爲君子孰能禦焉故愼于獨知以超狂而入聖不是先師杜撰出來

問內外賓主之辨曰横渠硏之精矣自外而入曰至至猶是賓自內而出曰違不違乃是主顔子語之不惰退省足發正是不違仁實功然日至月至亦

是閫內以下人品其至處與不遠同一境界故曰智及之

問戒愼工夫與誠意致知格物之旨同異何以別曰戒愼恐懼便是愼不覩不聞莫見莫顯便是獨自戒懼之靈明無障便是致知自戒懼之流貫而無虧便是格物故先師云子思子撮一部大學作中庸首章聖學脈絡通一無二淨洗後世支離異同之弊正心是未發之中修身是發而中節之和天地位萬物育是齊家治國平天下詎有許界正夫

孝弟是一了百當之弟故夫子曰吾行在孝經五千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無詳眾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學問之功必從實地上做起非懸空超脫可入寔地工夫只從孝弟真切處學下文引詩及孔子之言正指孝弟之寔只在翕兄弟和夫婦以順父母之心從此充拓將去便是中和位育之道下文承以鬼神之德者明孝弟之道通於神明齋明盛服正是恂慄威儀脉絡非誠於孝弟者不能故曰誠之不可揜下章以大舜武周之孝乃是指出通於神明的格式郊社宗廟達天下

形色天性一句是宗旨

於學更不在仁孝之外孝經通神明光四表無思不服一齊與此互相發明正好玩味

天性與氣質更無二件人此身都是氣質用事目之能視耳之能聽口之能言手足之能持行皆是氣質天性從此處流行先師有曰側隱之心氣質之性也正與孟子形色天性同旨其謂浩然之氣塞天地配道義氣質與天性一滚出來如何說得論性不論氣後儒說兩件反更不明除却氣質何處求天地之性

入頭進步含兩義妙矣

孔不踰矩失之稍矜

二友論孺子入井一詞怵惕惻隱是指出本體一節常人雖是本體却與聖人的本體有間爭論未已時方對月指而論之曰滿天一雲障蔽出一隙另光不可謂非本體雲去全體光明自當不同知一隙之爲本體則學問可以入頭矣知全體未透之爲有間則學問可以進步矣

先師有訓孔門志學便是志不踰矩之學其揭上帝降衷之蘊群聖執中之脈乎矩也者天然自有之中即所謂良知即所謂至善加焉則過損焉則不

種不以人爲加損其間此之謂良知此之謂至誠

及不及與過斷與利其踰矩均也故天下可均爵祿可辭白刃可蹈而依乎中庸為難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正文王不踰矩學脈不識者非無識也不知者非無知也所識所知一於天則一毫聲色不逆其間有所歆羨便是作好有所畔援便是作惡故曰帝謂文王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與孔門知天命知我其天一揆禪與繼其矣而與賢與子皆曰天征伐與禪繼又其矣而曰予畏上帝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古之人游衍出王無非此

纔支換便無接續此與川流不息

真志運行堅不離虛務庸言

學敬與庸禮命德討罪皆從天敘天秩天命天討
中來不敢以人為加損其間
良心虛靈晝夜不息與天同運與川同流故必有事
焉無分於動靜若分動靜而學則支離將須有接
續雖妙手不能措巧元公謂靜而無靜動而無動
其語發良心之神乎
學者不立真志以小成自安縱勤持守終久著察不
修實行以虛遠自騖縱精擬議終無所歸宿故庸
德之行庸言之謹以慥慥為準一毫不敢放過方

是聖門全生全歸相傳博約正脉

學者從明德未明處時時充拓如火燃泉達真機勃勃不日氣禀偏重俗態膠固猛自克治不敢輕易放過方是致良知朴朴實實課程不落虛見浮說

先師提出致良知三字貫徹顯微體用而一之其詩曰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體物不遺而不見不聞也目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不見不聞而體物不遺也世之傳者往往裂之舉方效顰踐履可觀矣行而不著習而不察其蔽

躐等深造下學也支與虛正相反

也支探懸測與性命為矣高不自卑遠不自邇其
識也虛故下學上達聖門有莫我知之嘆學是學
箇甚麼達是達箇甚麼須是自戒自懼顧諟帝則
勿尚口說勿落測度及躬而深造之處其勿畔矣
乎

聖門之規矩彀率總下謹言行二者

天下之道二誠與僞而已矣天下之學術二言與行
而已矣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時措于子臣弟友相
顧而慥慥是聖門之規矩彀率也言非謹則無物
行非信則無常將奚以拔於凡民故曰視其所以

觀省存誠而常照之體自完

式謹式信顯明無愆矣而是中隱微未能潔淨焉不免於義襲故曰視其所由由衷而發明物察倫而一貫或虧焉猶為大德累故曰察其所安于焉自考于焉考人則其旋步旋吉步吉明於觀火矣日用工夫只從心體上點檢使精明呈露勿以意必障之如日月之照模其幾閒散壞汙漲境狀萬變瘢痕如一稍有障蔽即與掃除雖欲頃刻息之而不可得古人所以造次於是顛沛於是正欲完此常照之體耳

良知鏡不明不患不照也

夫良知之發乃從天命之性指其精明靈覺而言書謂之明命易謂之明德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無往而非良知之運用故戒慎恐懼以致中和則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而擴充四端則可以保四海如運諸掌令乃疑吾心之良知為未足則多學而識其將愈於一以貫之乎良知之明也譬諸鏡然廓然清明萬象畢照初無不足之患所患者未能明耳好問好察以用中也誦詩讀書以尚友也前言往行以蓄德也皆磨鏡以求明之功也及其明也

非知道者孰能與一之

只是原初明也非合天下古今之明而增益之也世之沒溺於聞見勤苦於記誦正坐以良知為不足而求諸外以增益之故比擬愈密揣摹愈巧而本體障蔽愈甚終亦不能照而已矣博文格物即戒懼擴充一個工夫非有二也果以為有二者則恐開卷之首得無令其門而驟語其堂乎

聖學之裂也久矣而誰與一之大學中庸天下童而習之也謂扞去外物而後可入道則有物有則者裂矣謂即物以窮理則徇物若術於我者裂矣謂

求之於外愈求愈遠故獨以不違仁贊顏子

先知而後行則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者裂矣謂靜存而動察則逝者如斯不舍晝夜者裂矣

聖門之學以求仁爲功而及門之士猶求之於外井有人而從之則求諸形迹矣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淸則求諸事爲矣博施而能濟衆則求諸成功文章矣獨如愚之顏見稱爲好學而夷考其功專求之於內克己復禮毅然請事退省其私亦足以發故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日不遷怒不貳過此其學之彰明顯著者也先師良知之教

費隱即博約元無二旨

正欲學者用力于心術之微

子思子費隱之道正發明博文約禮脈絡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散於事而萬殊故曰博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根於心而一本故曰約五常百行酬酢變化宣於口而成章措於身而成行書於冊而成訓三千三百罔不周徧是文也命之曰費是執主宰是執綱維是即之而無所措之而無定執之而無得超然辭與莫可窮詰是禮也命之曰隱費是常發隱是常未發吾儕果能知費而隱隱而

覺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三界日用云爲視聽言動一於天則而不可須臾離也斯可以語欲罷不能矣帝規帝矩無方無體而不可以言象求也斯可以語欲從末由矣先師之訓曰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學者見有矣未嘗見真有見無矣未嘗見真無故見見矣未嘗見真見將鑿竅穿坯道術必爲天下裂

古者自小子至於成人初無二教故曰蒙以養正聖

求諸吾身而自足小紛紛求諸萬物而愈

功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初無二學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後世歧小學大學爲二而謂帝王經綸之業與尋章摘句異嗚呼聖人之教天下也將望其爲經綸乎將望其爲章句乎古今學術之同異兆足可以稽矣古者灑掃應對造次顛沛參前倚衡無往非格物之功故求諸吾身而自足後世鑽研於書策摹擬於事爲考索於鳥獸草木以一物不知爲恥故求諸萬物而愈不足求諸吾身而足者規矩以出方員也求諸物而愈不足者揣

不足以傳
也

方圓以測規矩也絜矩以平天下天下之達道也而其日曰所惡於下毋以事上千變萬化只在自家好惡上理會嗚呼修己以敬可以安百姓戒慎恐懼可以位育擴充四端可以保四海夫非守約傳施之道乎

文非誇闊大精實令人鼓舞至開發師門宗旨尤求切者明文成門人靡行議論蔚乎不雜者必以公為第一

鄒潁泉語錄

學者真見得萬物皆備於我則反而求之於吾身可

也人倫庶物一刻與吾不相離時時時致盡吾明察之功便時時是希聖功課

和靖問伊川如何是道曰行處是或以問明道令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上求此是孔門庸德庸言慥慥一派的脉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惟患不能堅勇　橫渠先生此言欲人先樹根本　無根本培養個甚

孔子一生只是下學上達無內外無顯隱一以貫之

學不明諸心則行爲支明不見諸行則明爲虛明者明其所行也行者行其所明也故欲明孝德非超悟乎孝之理已也眞竭吾之所以事父者而後孝之德以明欲明弟德非超悟乎弟之理已也眞盡吾之所以事兄者而後弟之德以明舜爲古今大聖亦惟曰明于庶物察于人倫舍人倫庶物無所用其明察矣若本吾之眞心以陳說經史卽此陳說卽行其所明也安可以爲逐物本吾之眞心以習禮講小學卽此講習卽行其所明也安可以爲

上達在下學內

末藝然今世所謂明心者不過悟其影響解其字義耳果超果神者誰歟若能神解超識則不離日用常行矣故下學上達原非二時分之即不可語達即不可語學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作與語同爲行止與默亦爲行人一日何時可離行耶行本重然實不在明之外也

承示元城之學力行七年而後成上蔡別程子數年始去一矜字何其難了曰欲仁而仁至又何其易切問也夫仁何物也心也心安在乎吾一時無心

不可以爲人則心在吾與生俱生者也求吾之與生俱生者安可以時日限試自驗之吾一念真切惟求復吾之真體則此欲仁一念已渾然仁體矣何有於發何處覓矜無發無矜非仁體而何至於力行之熟消融之盡則不能不假以歲月耳今高明既信吾夫子欲仁仁至之語則即此處求之足矣不亟更於古人身上生疑斯善求仁矣

鄒聚所德涵語錄

問欲明明德於天下的心不如欲修其身欲齊其家

先二不得

的心欲得真切因此是欲不汚其身不亂其家的心若是欲修其身須是如三王之身欲齊其家須是如三代之家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心不真切算不得修身算不得齊家不是一件如何二得

先生謂康曰爲學只要信得人皆可以爲堯舜一句康曰近來亦信得及只是無長進曰試言信處何如康曰只一念善處便是堯舜曰如此却是信不及矣一日之中善念有幾却有許多將不是堯舜了只無不善處便是堯舜康曰見在有不善處何

以是堯舜曰與號得不謂處非堯舜而何

問心性情才四者之別曰譬之物然以表觀之則有二三自根源觀之則一而已譬之汝有名有字有號尊者呼汝名及汝字卑已者呼汝號其寔只汝一人耳又曰凡解不得只反在自心上體當即可通不要只管泥人口頭上言語

先生謂康曰爾近來有自得處否康曰承老師教常靜坐却思慮思慮近覺少些子應事接物亦覺有個主宰曰你須自間自見若在師友口吻上接得

大抵古人底不曾自已相干繫是自家體認方為自得

裝說頭書冊上看得裝說話終是外間外見無自得處縱是應事接物亦是硬把持縱是那思慮亦是硬把持只做得五伯的學問只是挨傍格式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又曰慎思之又曰近思只要你慎思近思并是个不要思思而外於天理便不是慎思近思天理本是慎的近的凡古人言語是古人底不與你相干且如陽明先生說致良知豈是漫然說的出他在龍場三年不帶一本書在自家心上理會得熟透透方說出這般正學出來

良知元滿不知行仁如何以爲令

故須是反身實識見得古人言語究然是自家體認出來的這裡明白了就是一貫之學天下道理無一不明得去又曰思也不是苦思

康問孟子云必有事焉須時時去爲善方是即平常無善念無惡念時恐也少不得有事否先生曰既無惡念便是善念更有何善念卻又多了這分意思康曰亦有惡念發而不自知者先生曰這點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更無有惡念發而不自知者今人錯解良知作善念不知知此善念是良知

如此惡念亦是良知如此無善念無惡念也是良知常知便是必有事焉其不知者非是你良知不知却是志氣昏惰了古人有日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皆有不自知的只緣清明不在躬耳你只去責志如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則私欲便退聽所以陽明先生責志之說最妙

有疑於當下便是之說者乃舉孟子之擴充爲問先生曰千年萬年只是一個當下信得此個當下便信得千個萬個常如此際何有不仁不義無禮無

知之失孟子所謂擴充即子思致中和之致乃是無時不然不可須臾離意思非是從本心外要加添些子加添些子便非本心恐不免有畫蛇添足之病

文非謂承師說雖有時發文成所未發然皆意中所欲言非更端也謂明於戒慎恐懼寬裕於子臣弟友以底於全歸其道至大而其學至近子韶東大常孫聚所憲會績承家學一變文非之旨鄒氏之家學昌而文成之道益顯大光其門閫匪淺也其曾孫袁亦知向學文非之身型蕃與綦神與之教其子若不干利祿而淵之以聖賢之學同一識趣云

王汝止艮　　　門人林子仁春附

王艮字汝止泰州安豐場人家貧父使治商又業醫皆非竟二十五歲過闕里謁孔子廟慨然奮曰是聖人者可學而至耶歸取孝經論語大學日誦之務見之行父役之官天寒晨起以冷水盥面艮痛自責爲巳罪願是出代父役入則晨昏定省禮旌處隨時默自體究證悟有得而人未之識也乃製古衣冠條經搢笏所至與人講授榜其門曰此道貫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論老幼

色動都爲漸入動是辭弟稱命之經

貴賤賢愚有志願學者傳之居常以經證悟以悟證經發明自得不泥傳註有黃熱卿者吉州人聞艮語詫曰此類吾陽明公之論學艮亦訝曰有是哉不可不往見請於父即日發舟抵豫章刺稱海濱生二詩爲贄由中而入陽明降階迎之艮服古衣冠執木簡踞上坐問何冠曰有虞氏冠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子乎曰然曰將止學其服抑學其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艮色動坐漸側及發論致知格物艮大嘆服曰簡易直截某所不及乃下拜稱弟子禮辭出就

館舍繹思所聞間有不合明日復入見曰某昨輕拜請再論復上坐陽明喜曰有疑便疑可信便信不可苟從某請又反覆論難曲盡端委范大服再下拜陽明退謂門人曰吾擒宸濠無少動今却爲斯人動此眞學聖人者也居七日告歸陽明曰何亟也艮曰事親從兄無非實學何必遠遊乎陽明曰孟軻寄寡母居鄉游學於齊七年而學成我力量不逮于學問路頭我則先知之艮然其言以父命不敢後遂歸無何擬再往父以險阻難之艮堅請時天旱族長老曰試

禱雨得應信天可動也艮虔禱雨下如注得父命行過金陵至太學謁六館士觀冠服與常殊聚問六經大旨艮曰吾治總經惟事此心耳大司成汪延入與語問曰古言有所乖戾云何艮曰公何不問我無所偏倚有無所偏倚方無所乖戾汪微而惟之再抵豫章而返久之陽明下外艱家居四方來學者日衆艮至越爲謁度館數以居之而鼓舞開導其間一日入告曰千載絕學天啓吾師倡之可使天下有不及聞此學乎既辭歸製一蒲輪治途聚講直抵京師爲書

之庠東崖
學子

千餘言擬伏闕以上同門沮之乃止時陽明論學與
衖巷頗抵牾世方非詆而艮復講論勸儼冠服車輪
悉古制度人皆駭異歐陽德諸人在都下者力促之
歸還至會稽陽明怒裁之及門三日不與見一日送
客出門艮長跪曰某知過矣陽明不顧艮隨入至庭
復厲聲曰仲尼不為已甚陽明揖之起自是益斂圭
角就平坦養粹氣和令人意消戊子陽明卒於師艮
迎哭於桐廬經紀其事而還至家開門授徒遠近皆
至嘉靖乙亥艮遘疾羅文恭造廬林下仁率同郡諸

生畢集就機前論證明年來汝止之學以悟性為宗以反己為要以孝弟為實以樂學為門以太虛為宅以古今為旦暮以明學啓後為重任以九二見龍為正位以孔氏為家法其言曰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又曰知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與鳶飛魚躍同一活潑潑地則知性矣諸持功太嚴者曰君子不以養心者害心有問放心難收者呼之輙應而起曰汝心見在便何求乎曰伊耶是心更無心矣伊心是事更無事

宗順生平悟守家學不求聞達學乃益光

奐貳勒之將述不應洪御史垣撫舍居其徒與御史

楙疏薦不報大學士趙貞吉誌其墓以爲與聖歸真

生知之聖號作格物要旨勉仁方諸篇年五十八五

子衣璧褆補雖皆自立而璧最知名

汝止衣冠言動行事亦多刺目益未經學問直率本質然非陽明極力鑪錘則汝止終一狂妄之人而已矣歸教狂簡此見陽明之大

璧字宗順生九齡隨父之陽明公所士大夫會者千

人公命童子歌多鄙俚不能應宗順意氣恬如歌聲

若金石公召視之知爲心齋子詰曰吾固知越中無

此兒也輒喜而授之學是時龍谿緒山王芝皆在公左右宗順以公命悉師事之踰十年龍谿以之慈復留者八年師友相陶汰氣煉神涵日新日明沛如也久之陽明卒於師心齋始授徒淮南宗順相之覃思講論心齋殁宗順望日益四方聘以主教者沓至羅近谿守宛則迎之蔡春臺守蘇則迎之李文定迎之興化宋中丞迎之吉安李計部迎之真州黃郡丞迎之建寧徐猶難悉數歸則隨村落大小扁舟往來歌聲與林樾相激發聞者以爲有舞雩詠歸之風耿天

臺逝謝曰衆多君解了於道有得君自謂者何曰道者大通四闢之途也藉謂我有之將據攷焉而又曰我能得之則已離矣問者大賞其言至金陵與多士講習逝樹累何悖問精討靡不悵其欲以去楊道甫紀之云東崖于至而論學也問學何以曰樂又問曰樂者心體也有不樂非其體也吾求以復之而已然則如之何而後樂曰吾體自樂曰如之何而後樂是加於本之外也然則學可廢乎曰否莫廢學也而皆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樂吾先于益言

之矣樂有辨乎曰有所倚而樂者樂以人也喪其所倚則不樂無所倚而樂者樂以天也舒慘失得欣戚榮悴無之而不可曰無倚而樂者非樂道邪曰樂即道也而曰樂道是牀上之牀也學顔止此乎曰孔顔曰不改其樂曰樂在其中於此慕終身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憂道曰君子非以外物爲戚戚也所憂者道也憂道者憂其不得乎樂也云爾不生孔孟之言未嘗一日去於口其推而與世共也未嘗一日忘於心而大意其止此矣存恒不懈純制而動應矩矱

非其義千金在前不一盼也一喪祭必遵古禮建先祠置祭田月朔率子弟肅衣冠致奠隨考一月中所爲竟日乃罷蓋心齋以修身格物爲鵠宗順嚴取予敦孝弟睦宗族刪於行誼者毛髮必譏中丞淩瀚樓疏薦於朝部擬召用宗順堅臥自如臨終屏婦女毋使近論門人子弟親賢講學語不及私心齋之與從游者甚衆推驯謹者以林春爲第一林春字子仁泰州人會試第一官文選郎中嘗挾衣被往宿觀寺中與王汝中羅達夫講學竟夕是時紳士以學萃京師

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推王汝中志行悃愊則推于仁與羅達夫達夫於朋友中最沈密矣子仁猶商嶷之以其露才也子仁長厚清苦謹繩墨自立日以朱墨筆點記其意向臧否醇雜自程度官吏部久以疾病謝歸養

薛中離侃

侃字尚謙號中離廣東人舉正德丁丑進士官行人司正年十六聞講中庸遂志聖賢之學已而受業陽明踐履益篤嘉靖改元上方啓禋室虛懷盡下侃援歷上封事行范蜀公朱紫陽之遠慮爲權幸傾構詔下廷訊備極慘毒侃從容應對之死不回上察無他放歸田里南遊會稽見陽明陽明曰當是時吾予如何侃曰侃惟一良知而已烱然無物也陽明首肯之由是退處中離山中二十年一意講學學遂養純語

門人曰欲致良知者其研幾矣乎於是門人肖記所問萃爲錄命曰研幾

虛備爛快傳放語正下在多

語錄

語云朝聞道夕死可矣如何是聞道曰知德者鮮矣如何是知德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是見大意於此省悟一分是入頭學問省悟十分是到頭學問却去問理會何益

孟子只說是心足以王克之足以保四海不失赤子之心此之謂失其本心此乃天地易簡之理古今傳受之要加一步是世儒減一步是異學

後儒謂釋空老無爲異非也二氏之蔽在遺倫不在

虛無著空淪無二氏且以爲非以是罪之故形服

也聖人亦曰虛明曰以虛受人亦曰無極曰無聲

無臭雖至懸殊不外彝倫日用即聖學也安可以

虛無二字歸之二氏以是歸之二氏則必落形器

守方隅泥文義此聖學之所以不明也

要知此聖人人[illegible]爲資質無有不可者但不肯耳精力

無有不足者只有漏耳本體無有不見在者只自

蔽耳於此瞯破信及真可一立便起一得永得

高明博厚悠遠吾心之體本如是也有欲則昏下則

淺狹則拘促矣試於心平氣和與忿生慾發之時觀之自可見心平氣和萬境皆春忿生慾發一物難容此能覆載與不能之驗也

大游問治世以何爲緊要曰只有這件緊要世人事事緊要只爲這件不緊要曰法度亦莫可廢曰徒善徒法有明訓矣然善無定善以不失本然爲善法無定法以遂善成物爲法

王道即是天理即是眼前學問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一言盡矣自其廓然名曰天德自其順應名曰王

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作是作意為之非廓然順應者也無作無偏是無意必將迎之私用舍舉措自得其宜此在性情用功豈人不能也不為耳後世將王道此作天上事看講來做去務求高出反致善若決與此相背如何做得三代時事

學未知頭腦不是認賊作子便是指玉為石

問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曰未發謂中中節謂和一齊見在分析不得若以時地分得開便體用為二源

正見不支
要

形影爲二物爲和非順適人意之謂不失本體之謂也

過出無心聖賢不免後人看得太重反生文過遂非之惡曾子易簀古今稱美然易時是則川時非非過乎殛鯀爲是則任鯀爲非非過乎

歐陽文莊德

德字崇一號南野江西泰和人弱冠舉於鄉時有遠志以聖人必可爲聞文成論學門慕悦之逐虔臺上書師事焉研窮剖析至忘寢食不赴春試者再嘉靖二年舉進士知六安州適歲荒捐俸倡賑隨所在設粥活數萬人擢刑部員外郎改翰林編修尋擢南國子司業日進諸生誨以治心修身之學遷南尚寶太常少卿鴻臚卿丁外艱與鄒文莊守益聶貞襄豹羅文恭洪先諸公聚講於青原梅陂之上及門之士益

進少詹起晉南太常卿召入掌國子祭酒事尋擢禮部左侍郎改吏部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教庶吉士謂庶吉士號爲儲相不宜直工文詞而已情聚一堂析理論政究極聖門明體適用之實際丁內艱服闋召拜禮部尚書踰月遂召入直與聞大政時眷倚方隆疾遽不起年五十九諡文莊

致知者致其良知也

語錄

或謂近時學者往往言良知本體流行無所用力遂至有認氣習爲本性者須有以救之不若說致知工夫不生弊端鄒意則謂今之認氣習爲本性者正由不知良知之本體不知良知之本體則致知之功未有靠定可據者故欲救其弊須是直指良知本體之自然流行而無所用力者使人知所以循之然後爲能實用其力實致其知不然抑恐其以良知爲所至之域以致知爲所入之途未免岐

而二之不得入門內也

孺子入井之惻隱嘑蹴之食之羞惡達於面目之泚顙猝之牛之戚戚發明良知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最爲親切後世之學正坐信此不及乃自生支節自作艱難以成其意見不思吾身動靜語默行止久速視聽食息知識思慮莫非良知之所爲而一毫之人力無所與焉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也人惟不能循其良知而作好作惡用智自私是動靜語默之間皆失其則故曰莫不飲食鮮能

不自私用智須用此做工夫

知味也故君子之學循其良知而不自私用智以蹈其天命焉耳矣

良知心之本體也孟子知愛知敬知是知非亦是端倪舍此固無以為良知而即此亦未足以盡良知

良知不由聞見而有而聞見莫非良知之用猶聰明不由視聽而有而視聽莫非聰明之用　心齋傳習師訓必不至專以天德為知而惡聞見專以天德為知而惡聞見是以聰明為聰明而惡視聽矣謂天資高者可無聞見而其次則不可無聞見是耳

聰目明者可無視聽而其次則不可無視聽矣夫孩提知愛敬乞人知恥嗟蹴皆不由學慮而自知豈皆天資高者耶伏羲至聖然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豈無聞見而能類萬物之情乎

夫良知者常寂常感常應常廓然未能寂然則其感必不通未能廓然大公則其應必不順故致知之功致其常寂之感非離感以求寂也致其大公之應非無所應以為廓然也蓋自喜怒哀樂而求其未發之中念念必有事焉而莫非行其所無事時

時見在刻刻完滿非有未發已前未臨事底一段境界一種工夫免得臨事揣摩入於義襲者也世情遯述猶易警發意識窺見亦難破除諸友精粗淺深稍有不同然不免落此二病爲其不徹悟良知則一而已良知不得徹悟縱有格致工夫終是影響

近日朋輩中往往以意念知識爲良知意念知識所謂幾善惡者也良知所謂誠無爲者也無善無惡而知善知惡故良知雖不離於意念知識而不可

以意念知識為良知

吾人良知非但不消惡習雖善亦未有著處

君子之於天下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視吾良知之所不容已者耳故通國譽之而不喜舉世非之而不顧蓋痛癢固自有在而吾之所以自擇自靡安得人人而喻之

近時士大夫雖名為有志於學者未免藏頭改面不肯直下承當其稱名借號以為但當潛修默進不必立此名色不知裡許甚是斯世趨避私意果何

師門宗旨尤是如此

所修而亦何進也故僕嘗謂爲小人而有忌憚則
不能爲真小人爲君子而有忌憚則不能爲真君
子
自見已過痛自刻責是致良知切定工夫如蹶者欲
醒眼自不容不睜扶病者欲行足自不容不撑拄
俛自不容不如此則勉強亦俱是自然若只以不
費力爲自然卻恐流入恣情縱肆去也戰戰兢兢
臨深履薄何當不用力然皆良知自覺自修作用
何嘗於本體上添得些子又何嘗不自然令人不

人與天地同体只在喜怒哀樂視聽言動之[illegible]處

知良知則自然亦正是安排耳

戒慎恐懼亦即是不覩不聞

格致誠正即是養孟子言養氣亦只在慊於心上用功慊於心即是致良知後世所謂養只守得個虛靜習得個從容與聖賢作用天地懸隔

萬事出於知故曰皆備於我知也者神也神無方無體其在人為視聽為言動為喜怒哀樂其在天地萬物則發育峻極者即人之視聽言動喜怒哀樂者也鳶之飛魚之躍以至山川之流峙草木之生

生化化者即人之視聽言動喜怒哀樂者也故人之喜怒哀樂視聽言動與天地萬物周流貫徹條則俱作息則俱息而無彼此之間神無方體故也故格吾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物者則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神無方體故也或謂物非止視聽言動喜怒哀樂夫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天下歸仁喜怒哀樂中和致而天地位萬物育視聽喜怒之外更有何物蓋古之言視聽喜怒者有見于神通天地萬物而為言後之言視聽喜

怒者有見于形對天地萬物而爲言道則一對則

二不可不察也

自古聖賢及後闢則無非此事然自實體實功視之

雖聖賢之言猶爲影響正欲使人因影求形緣響

知聲耳若復就影響而追逐尋伺則其去形聲逾

遠矣

學無巧法惟是此心真實即無復可言若此心不實

則亦無復可言

不從軀殼起念雖富貴功名何者非道從軀殼起念

雖道德仁義何者非私

日與諸友求歸根復命之實細細辨求只是聲色貨利斬截不斷所以放舍生產作業不下自生纏繞自作障礙種種談仁說義只成戲論殆卽前輩所謂在身忘身在家忘家者方是格物致知然非有眞志眞功不容以虛見虛說揍合此語也

象山先生分別學者之病有二種一是情欲一是意見吾儕以情欲未了之心而又文之以意見則二病兼受之矣然意見作障亦只是情欲未了

古之責善者隱惡而揚善故與人同歸于善今之責善者是已而非人故與人人皆將于惡

處人不當變人性之無常但當變我不能處無常之性不能處無常之性則吾性亦無常能處無常之性則其人亦無常矣

文成門中兩文莊皆近裏若已絕無浮游影響之語非其人必不能傳其師良知之旨昭然于天下後世者二公之功爲多

黃宗賢綰

綰字宗賢號久菴紹興人成進士官後軍都督府都事陽明適以覲入京綰因儲柴墟請見陽明曰此學久絕子何所聞對曰雖粗有志實未用功陽明曰人患無此志耳綰始奮志於學遂執贄稱弟子或相見問難或寓書請益陽明甚重之當陽明沒於師朝中有異議爵廕贈謚諸典不行且下詔禁僞學綰官詹事上疏曰忠臣事君義不苟同君子立身道無阿比臣昔爲都事今少保桂萼時爲舉人取其大節與

只此二語便盡當年情事

之交友及臣為南京都察院經歷見大禮不明相與論列相知二十餘年如終無間昨臣薦新建伯王守仁提以柄用蓋與守仁薄不相合因不詣然小人乘間搆隙然臣終不以此廢蔑平生也但臣於事君之義立身之道則有不得不明者臣所以深知守仁者蓋以其功與學耳然功高而見忌學古而人不識此守仁之所以不容於世也蓋其功之大者有四其一宸濠不軌謀非一日內而內臣如魏彬等雙傍如錢寧江彬等文臣如陸完等為之內應外而鎮守如畢

眞劉珣等爲之外應故當時中外諸臣多懷觀望若非守仁忠義自許身任討賊之事不顧赤族之禍倡義以勦王運籌以伐謀則天下安危未可知今乃皆以爲伍文定之功是輕發縱而重走狗豈有兵無勝筭而濠可徒搏而擒者乎其二大帽茶寮浰頭桶岡諸賊寨勢連四省兵連累歲若非盡平南方自此多事守仁臨鎭次第底定其三田州思恩搆釁有年事不得息民不得已故起守仁以往定以兵機感以誠信乃使盧王之徒崩角來降感泣受杖遂平一方之

難其門自來入寨爲兩廣腹心之疾其間守戍官軍
與賊爲黨莫可奈何守仁假承順狼兵盧王降卒并
而襲之遂去兩廣無窮之巨害實得兵法便宜之策
夫兵凶戰危守仁所立戰功皆除大患卒之以死勤
事夫兵政國之大事宜爲後世法可以終泯其功乎
其學之大要有三一曰致良知實本先民之言蓋致
知出於孔氏而良知出於孟軻性善之論二曰親民
亦本先民之言蓋大學舊本所謂親民者即百姓不
親之親凡親賢樂利與民同其好惡而爲絜矩之道

者是已此所據以從徵本之意非并納為之說也三曰知行合一亦本先民之言蓋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只一事也守仁發此欲人言行相顧勿事空言以為學也是守仁之學勿詭於聖非畔於道乃孔門之正傳也可以終廢其學乎然以尊之非守仁遂致陛下失此良知使守仁不獲致君堯舜誰之過與臣不敢以此為藥是也況賞罰者御世之權以守仁之功德勞於王事乃常典不及削罰有加廢褒忠之典倡黨錮之禁非所以輔明主也守仁客死妻子屏弱家童截

骨蘖埋空山鬼神有知當爲惻然臣豈不恐見聖明之世有此事也臣昔與守仁爲友幾二十年一日憤寡悱之不能守仁從而覺之若有漾者遂復師事之是臣於守仁實非苟然相信如世俗師友者也臣於君父之前處師友之間既有所懷不敢不盡昔蔡爲小人所纔臣爲之憤既而得白臣爲之喜因非臣之私也今守仁之抱寃亦猶蔡之負屈伏願擴一視之仁特敕所司優以卹典與贈諡仍與世襲並開學禁以昭聖政若此事不明則蔡之與臣終不能以自慰故臣敢

言及於此所以盡事陛下之忠且以補學之過亦欲盡臣之義也疏入不報於是給事中周延抗疏論列謫判官陽明既卒錫與世爵有司默承風旨嫌孽其家亂子正億方四齡與繼子正憲蕩析厥居縉紳南京禮部侍郎以女許正億為經紀其家壬辰以進表入都與方獻夫合同門會京師發明師旨官至禮部尚書

功高見忌從古爲然學者人不識惟不識便相警矣故聖學到底一着日不偏無間陽明已蚤見及此宗賢此論極言其功不可泯學不可磨却是人心之同然千秋之定案

顧箬溪應祥

應祥號箬溪　人正德初官錦衣衛與黃綰同寅日夕講論綰因導之見文成公時文成爲司封郎中首講顏淵問仁章及大學格致之說應祥偶有所見文成是之應祥遂受學焉旣而轉廣東按察僉事提兵領東與閩省夾勦汀漳寇文成以御史中丞提督南贛軍務嘗於文移往復間請益後巡撫雲南以奔喪落職起廢歷官刑部尚書文成歿門人傳良知之學者日流于無善無惡應祥乃作致良知說以告同

陽明此一疑疑門人正所以尊先生也

門者曰先生之學大要在致良知一語在中庸謂之謹獨在孟子謂之幾希一念之差舜蹠之所由分也令之講致良知若非不明自透徹考其行事似有大不相類者無乃體認之功未至而有認欲作理之病乎讀王龍谿致知議略應稍摘其中可疑者數則以辯明之又讀續刻傳習錄見門人問答之言多有未當於心者摘出作傳習錄疑曰非疑陽明先生也疑門人傳錄之譌也

致良知說

良知者人心本然之知也性之所發也性也者人所得於天之理也以其慈愛惻怛而言則謂之仁以其裁處斷制而言則謂之義以其條理節文而言則謂之禮以其明察辨別而言則謂之智是之謂四德而實未嘗有四也百行萬善隨感而異其名也方其未發也渾然天理而已及其感物而動發爲喜怒哀懼愛惡欲是謂之七情七情發而善惡分矣善者天理也惡者人欲也何以謂之欲也情

因形而感也形者耳目口鼻四肢之類是也耳之欲聲目之欲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逸莫不各有當然之則一有過焉則涉於形氣之私而謂之人欲矣七情之中欲尤難制而害道爲甚故以人欲對天理而言之然天理人欲不能並立者也天理微而難存人欲蕩而易放人欲日肆則天理日滅天理日滅則失其本然之性凡可以濟吾之欲者必求遂而後已放僻邪侈無所不爲遇父則不能孝遇君則不能忠交友則不能信名

雖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矣君子之學所以反吾本然之性以求盡夫爲人之道而已欲盡夫爲人之道必先去人欲而存天理欲去人欲而存天理必自其本心之明者而通之是即所謂良知也是知也人皆有之與生俱生者也聖人之心不爲物欲所蔽故其心常覺生而知之安而行之不待勉强而從容中道下聖人一等則未免有蔽蔽有淺深則用功有難易於是乎有學知利行者焉有困知勉行者焉皆所以致吾之良知也下愚之不移

者非不可移也自暴自棄也例以見之夫極殘忍之人見孺子入井未有不惕然于中者是惻隱之心也極無恥之人陰爲不善則陽必揜之是羞惡之心也皆良知也不以聖而豐不以愚而嗇者惟學與不學則聖愚之相去遠矣今夫人於日用之間念慮初發或善或惡或公或私豈不自知之正所謂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者也知其不當爲而猶爲之者私欲之心重而恕己之心昏也苟能于念慮一起之時察其爲惡也則猛省而力去之去

一惡念則生一善念矣非剏有善念也去其惡即
爲善也念念皆去惡而爲善則意之所發心之所
存皆天理而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不得以役吾之
心矣是之謂知行合一而孟子所謂勿忘勿助者
亦如是也然是學也知之非難而行之爲難行之
非難而持久爲難顏子亞聖也猶不能無違於三
月之後況其下者乎故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
得之必失之知此學而弗行行之而或作或輟者
吾未見其眞知也今之講致良知者亦旣明且盡

矣而考其行事則有大不然者是何也講之雖明而體念身心之功或有所未至也孔門弟子各因其材而成就之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非不可語上也恐起其躐等陵節之病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夫一念之善即堯舜也一念之惡則又桀紂矣今日衆人之學致良知而已矣人人皆聖人也即孟子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不善觀者遂以爲吾心中自有一聖人也自能孝自能弟謙謙然候請說之聖

同而於念慮之微取舍之際則未之講任其意向而爲之曰是吾之良知也知行合一者固如是乎夫人心猶鏡也聖人之心如明鏡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同其所也常人之心未磨之鏡也不加刮垢之功而自謂廓然之體已其於我是猶懸未明之鏡以照物鮮有不以媸爲姸者矣或者又曰鄉原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而孔子惡之狂者行不揜言而孔子取之吾宗爲狂也非爲鄉原也是大不然孔子之思狂狷也爲不得中行而與之也今

之學者將欲學聖人乎將欲學狂者而已乎孔子之惡鄉原也以其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似是而非恐其亂德也若有慥慥篤實之君子言顧行行顧言孔子豈惡之乎

致守如致曲之致曲曲而有誠今愨學力如不加學力卅情此依稀乍見之良是火也不能燃則滅矣泉也不能達則涸矣濟得甚事哉了曰凡有四端於我能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又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繇斯以觀此說正爲誰繇下從見朋友切偲之意

黃洛村弘綱

弘綱號洛村江西雩縣人武廟末年陽明以節鉞鎮虔軍務之暇與諸生講學不倦弘綱時已舉於鄉偕計歸往謁而聽之凡三日忽悟心理合一之旨始信聖人可學而至遂以所聞告其友何善山管襄泉相率趨虔臺至則陽明提兵桶岡又相率趨南康共執贄師事焉弘綱嘗曰吾人須從起端發念處察識於此有得思過半矣又曰知過即是良知改過即是本體其語學者毋曰學務無情斷滅天性學務有情緣

情起滅不識本心二者皆病又曰執有無而論其若兩忘只聽良知是非善惡莫能自欺有情無情自無不知知至至之更無可知致綱苦心察識情之甚艱艱之甚確官至刑部主事羅念菴銘其墓

治病之藥利在去病苟無病與儲補劑同爲元氣本領既是知覺意念莫非良知更無二本

喜怒哀樂之未發且不論其有時與否但子思子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實謂天下之大本可以時言乎未發非時則體道之功似不專于歸寂而已也故子思子曰致中和參合寂感以爲功也

存主之明何嘗離照流行之照何嘗離明是即天然

身之所接與我之所備旅有間矣緣心膚斷柴人求味

良知無體用先後內外深淺精粗上下一以貫之
者也
人心只此獨知出乎身而加乎民者只此視聽喜怒
諸物舍此更別無着力處矣謂天下之物備于前
者有正有不正又謂知意身心無能離天下國家
之物而獨立是以物爲身之所接而非所謂備于
我者雖視聽喜怒未嘗不在其中而本末賓主則
大有間後世格物之學所以異于聖人者正惟差
認此一物字故格物致知之功不容不差亦不容

不補工做靜養以攝歸身心而內外動靜不得不爲二矣

自師提揭良知莫不知有良知之說亦莫不以意念之善者爲良知以意念之善者爲良知終非天然自有之良知爲有意之知覺爲有意之覺胎骨未淨卒成凡體

綱往歲讀先師書有惑而未通處即反求自心密察精進便見自己惑所從來或是礙着舊聞或是自己工夫猶未免在事迹上揣量文義上比擬與後

儒作用處相似是以有惑細玩先師之言真是直
從本心發出非徒聞見知識輪轉其所謂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者乃知篤信聖人者必反求諸巳
反求諸巳然後能篤信聖人故道必深造自得乃
能決古訓之是非以解蔽辨惑不然則相與滋惑
也已
念菴稱洛村之學始者持守甚堅其後以不致鐵
毫之力一順自然為主至其平生終始曾未少變
大抵厚于自信而薄迎合長於持重而短機械倉
卒不撼可以鎮煩心現屑不入可以消鄙見蓋望
而知為有道也僕文成不悉離者四五年接引從
進文成沒門人倣築場義藏擇一人紀其家公偕
守二年內外信服

何善山秦

秦字廷仁以字行復字性之號善山江西雩縣人爲諸生時同邑黃洛村以所聞陽明之言諸告之善山曰我昔與子恨不及白沙之門意斯道不復有聞于後也由今所聞又奚他求是不可不聞於管蘐泉蘐泉曰然則然矣恐不利舉業家貧親老奈何洛村曰學質之師道也舉在其中矣道猶根林藝特枝葉耳于是同邀虔臺至則陽明提兵橫岡又相率邀南康執贄焉是時善山有繼母之喪斬然以衰服見陽明

學義雅見實是能行古道不學以言而學以躬是學明之大

日是可謂不學以言而學以躬也證山既開一體之學得良知之旨友朋中更篤於切磋四方同志來謁陽明者嶽洛詩於證山證山不喜作佛雖在膠庠漸漸欲脫去然猶試甑若干等嘉靖壬午與義泉同領鄉薦已而陽明在南浦則左右於南浦在越則左右于越陽明既沒辛丑始謁選爲令得新會書日茲非白沙先生之鄉耶聊數十年夢寐今始及門至則掃祠宇設教條召諸生以期會環祠門而聽者踵相接也乙巳陞南工部主事辛亥卒

安心以為無得即不是知無所得知有所

語錄

有意固謂之意見而必欲求為無意是亦不可謂非意見也是故君子論學不必太高但須識本領耳苟識本領雖日用意自無留情苟不識本領雖日欲無意只是影響

或謂求之於心全無所得日用云為茫無定守夫良知在人為易曉誠不在於過求也如知無所得無所定守即是知也就於知無所得者安心以為無得知無定守者安心以守之斯豈非入門下手之

信得過足跡

實功乎況心性既無形聲何從而得既無定體何從而守但知無所得即有所悟矣豈真無所得耶知無定守即有定守矣豈真無定守耶

後世儒者不能以至聖人其毫釐之差只不信此使果真知得刻一了百當自是了徹終身見在此心介于兩成介于其是更有何意可起何理可思苟有所思慮念不遷殊途同歸一致百慮而已

此學是日用尋常事自知自是無事旁求習之則恍順之則裕貞天下之至樂也今之同志負高明之

大凡人於山川間撒得覺聽絕無從逃者皆將于物欲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志者責虛懸之說鄙散碎之行將樂繩墨之趣意各有所川而不能忘所見此君子之道所以為群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者如或時動于客氣梏於物欲覺得胸中勞耗錯亂天地即已翻覆親而父子兄弟近而童僕遠而天下之人皆見得不好至於山川草木雞犬鴟梟若無相干也自不好天下雖大我自不得其平矣少即平其心易其氣良知精察無有私意便覺與天地相似矣不惟父子兄弟童僕自無不好而天下之人亦無不好以至雞犬

除却人情物理良知於何着落

倚檻山川草木亦無有不好其見萬物皆有春意至於中間有不得其所者自惻然相關必思處之而後安故盡天下之性只是自盡其性

天地萬物與吾原同一體知吾與天地萬物既同一體則知人情物理要皆良知之用也故除却人情物理則良知無從可致矣是知人情物理雖日常感要之感而順應者皆爲應迹實則感而無感良知無欲雖曰常寂要之原無聲臭者恒神應無方實則寂而無寂此致知所以在於格物而格物乃

難識病

要除病

所以貴致其良知也明道以窮理盡性至命一了

便了於此可見

象山云老夫無所能只是識病可見聖賢不貴無病

而貴知病不貴無過而貴改過今之學者乃不慮

知病即改却只慮有病豈知今之學者要皆半路

修行者也習染既深焉能無病况有病何傷過而

能改雖曰有病皆是本來不染而工夫要亦為精

一實學耳

謂近來勉強體究凡動私意一覺便欲放下如此夫

豈不是切實工夫但說得似易放下甚難若私意已帶掛根雖欲放下卻不能矣須有好仁無以尚之之心然後私意始不掛根如此一覺放下便就是瀅淨精微之學而予更求真切方法予謂此外更無方矣

徐波石樾

樾字子直號波石江西貴溪人爲諸生時即知事性命之學其爲舉子業不徇時好意之所至發所自得而已早師陽明與聞良知宗旨後卒業心齋之門陶鑄益深登嘉靖壬辰進士歷官部郎轉藩臬嘉靖壬子任雲南左布政使會南滇土司爲亂奉命督討波石奮不顧身直入沅江仗義撫剿賊詐降縱兵衆衝突遂遇害死之詔贈官錄蔭其子波石嘗曰知者心之靈也自知之主宰言心自知之無息言誠自知之定

理言性自知之不二言敬自知之莫測言神自知之渾然言天自知之寂然言隱自知之循覆言費自知之不昧言學是知綱紀宇宙者知也知知者學也故曰致知焉又曰盡心則萬物備我我者萬物之體萬物者我之散殊一物不得其所則將誰委乎曰我不能則自欺其知曰物雖盡則自雖其體是皆自私自是者之見不責躬而責人不求諸心而求諸事非盡心之謂也

節義之骨換濁多實做正談良知處說得太自然却失陳門宗旨

南瑞泉大吉

大吉字元善號瑞泉陝西渭南人正德庚午舉人辛未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浙江紹興府知府致仕嘉靖辛丑卒年五十有五公幼穎敏絕倫稍長讀書爲文卽知求聖賢之學嘗賦詩言懷有誰謂予嬰小忽焉十五齡獨念前賢訓堯舜皆可并之語弱冠以古文辭鳴世入仕尚友講學漸棄其辭章之習志于聖道然猶豪曠不拘小節嘉靖癸未知紹興時王文成公倡道東南講致良知之學王公乃公辛

未座王也公既從文成學得實踐致力肯綮處乃大悟曰人心眾自有聖賢也奚必他求于是時時就王公請益焉嘗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王公曰何過公歷數其事王公曰吾言之矣公曰何曰吾不言何以知之曰良知自知之王公曰良知非是我言公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加密來告曰與其過後悔改不若預言無犯為佳也王公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公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益密曰身過可勉心過奈何王公曰昔鏡未開可得藏垢今鏡

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任那此正入聖之機也勉之公謝别而去于是闢稽山書院聚八邑彦士身率講習以督之而王公之門人日益進已又刻諸同門錄王公語爲傳習錄序刻以傳越丙戌公入覲以考察罷官公治郡以循良重一時當事者以抑王公故故斥之公致書王公千數百言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爲喜急問學爲事恐卒不得爲聖人爲憂略無一字及于得喪榮辱之間王公讀之嘆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同門遜觀傳誦相與嘆

仰歆服因爲與起者甚多王公報書爲論良知旨甚悉謂關中自橫渠後今實自南元善始公旣歸益以道自任尋溫舊學不輟以書抵其侶馬西玄諸君闡明致良知之學構湭西書院以教四方來學之士其示弟及諸門人詩有云昔我在英齡駕車詞賦場朝夕工步驟追蹤班與楊中歲過達人授我大道方歸來三秦地墜緒何茫茫前訪周公跡後竊橫渠芳顧言偕數子教學此相將而尤惓惓于愼獨改過之訓故出其門者多所成立蓋公之學以致良知爲宗旨

以憤悶改過爲與士大夫砥礪行惇倫叙彝非世儒掙解悟而畧檢押者可比故至今稱王公高第弟子必稱渭南南元善云所著有瑞泉集若干卷

方叔賢獻夫

方獻夫字惟賢　人與陽明同爲吏曹位在陽明上及聞論學深自悔遂執贄事以師禮是冬即告病歸西樵先生爲叙別之後歷官大學士陽明沒獻夫署吏部擢刑部郎王臣陞僉事分巡浙東經紀其家奸黨猖獗時桂萼在朝學禁方嚴薛侃等既遭罪

謁京師講官學獻夫與編修歐陽德程文德楊名侍郎黃宗明給事戚賢魏良弼沈謐等定日會之期聚於慶壽山房守師說不少變

陸原靜澄

陸澄字原靜浙江人陽明先生官南京鴻臚卿澄因徐愛受學刻傳習錄于虔澄爲刑部主事時御史程啓充給事毛玉承宰輔意倡議劾陽明以遏正學澄七疏爲六辯以析之先生曰無辯止謗惟反求諸已苟其言而是歟吾斯尚有未信歟則當務求其非不

得慨是已而非人也苟其言而非歟吾斯既以自信
歟則當益求于自慊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
然則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儆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
地乎澄晚多病嘗論養生術陽明以正學喩之

龔惟乾元亨

龔元亨字惟乾湖廣武陵人舉鄉試其學以務實不
欺爲主而謹於一念從陽明先生學能卓立有發明
先生以子正憲師之宸濠先是攬結名士功已先生
以元亨忠信可託故遣往伴與濠論學濠大笑曰人

癡乃至此耶立與絕北逐贛逃故先生曰禍在茲矣乃衛之開道歸及是張許等索覺不得遂逮元亨備受考掠無片語阿順於是科道交疏論辯先生備咨部院白其冤世宗登極部將釋前已得疾後五日卒於獄陸澄應典亷備棺殮訃聞先生為位慟哭之元亨在獄視諸囚不異一體諸囚日涕泣至是稍稍聽學自繳湖廣逮其家妻李與二女俱不怖曰吾夫平生尊師講學肯有他乎手治麻枲不輟事白守者欲出之李曰不見吾夫何歸拔簪諸僚婦欲相會辭不

敢趨已乃潔一室就視則內服不釋麻衣有問者答曰吾夫之學不出閨門雖席間問若怏悵元亨既卒先生移文恤其家

徐　珊

徐珊　人師陽明之學舉鄉試癸未南宮以心學爲問陰以闢陽明珊讀策問歎曰吾焉能昧吾知以倖時好耶不答而出聞者難之曰尹彥明後一人也同門歐陽德王臣魏良弼等直發師旨不諱亦在取列先生曰聖學從茲大明矣吾學既非天下必

有起而求真是者陽明沒後珊爲辰州同知請於當道建祠以祀先生鄒守益羅洪先俱有記

蔣道林信

信字道林常德人陽明先生赴謫龍場寓郡西潮音閣有醫氏杜仁夭者攜其復春詩卷以謁先生常題絕句云安排必定非由我變理從來自屬人批嘆世人渾不解九還丹與苦偷生陽明先生一見驚曰此人有志十分端確者遂因杜氏偕闇齋冀公見之陽明先生後語冀公曰如卿實便可作顏子矣無何先生抱瘵疾歲乙亥病益甚嘔血幾不可起先生乃謝郡醫藥借寓道林寺一室祇以一力自隨閉目趺足

默坐澄心常達晝夜不就枕席一日忽香津滿頰一片虛白炯炯見前冷然有省之間而沉疴已瀘然去體矣先生嘗曰信初讀論語及關洛諸書頗見得萬物一體是聖學立根處未敢自信直到三十二三歲因病去寺中靜坐將怕死與戀老母念頭一齊斷却如此者半年餘一旦忽覺此心洞然宇宙渾屬一身呼吸痛癢全無間隔乃信得明道所謂廓然大公無內外是如此自身與萬物不等看是如此以此參之六經無處不合始知向來領會元只是思索去默識

尚遠向來靜坐雖亦有湛然時節還只是個光景這
聖學立根處豈能容易信得及須是自得入手時有
風波偏好試操舟及手段入雷風力量翻天地之何
又嘗自謂吾平生學問多自貧病中得之是人嚴氏
病疲閤室不起雖親族無往來者先生朝夕躬持飲
食之一室賴以全活鄉宜人謀所以待先生巾櫛者
乃置一婢爲之具衾裯以請於先生先生不應宜人
知先生意遂更嫁之官至貴州提學

王文定道

王道字純甫山東武城人未冠登鄉試正德辛未進士選庶吉士時山東盜起將奉祖母避地江南疏改應天教授召爲吏部主事歷考功文選司郎中大學士方獻夫薦其學行淳正可任宮僚擢春坊左諭德引疾固辭曰朝廷以名器爲重不輕假人以不次之官人臣惟義分是安當致謹于非分之獲凡三疏始得告以病歸而聲望益重居一歲起遷國子監祭酒拜吏部右侍郎僅閱月而疾不起矣道英敏絕人精

擇強記于書靡不究其要指已歷博反約紬繹聖經不欲標門戶自表昔久之神解渙然自信盡破世俗拘學之見所著有易詩書春秋大學億特論多前儒所未及兩掌胄監擁帳中約六館諸生翕然向風人北之宋仲敏卒贈禮部尚書諡文定

穆文簡孔暉

穆孔暉字伯潛山東堂邑人淳懿溫恭早負文望弘治甲子王文成主試舉第一登乙丑進士授翰林院檢討正德間宦豎擅權郷佐皆伏謁跪拜孔暉與安陽崔銑獨長揖豎怒矯旨調南京禮部主事豎誅復原官進南京國子司業左庶子充經筵講官因據所得懇惻規切嘉靖初進學士掌院以忤權相改南京尚寶司卿給事中葉洪上言學士某昭代淳儒留之左右足以裨益聖德不聽尋遷南京太常寺卿致仕

孔聃初工古文辭有聲已乃去而經六籍潜心聖學雖二氏諸書時擇其精者詳說之曰吾性原無分別相也久之抉去落雜顯脫超詣嘗論心學之要曰鑑照妍媸而妍媸不著于鑑心應事物而事物不染于心自去自來隨應隨寂如鳥過空空體非礙識者服其妙悟不生無疾發病遽變故猝至神氣怡然如舊者至擬諸稗佾于所著有讀易錄尚書困學諸史通編大學千慮居官三十年茅茨僅蔽風雨卒贈禮部侍郎諡文簡姪敏孜有氣剛博能文自稱文玄子詩

王門弟子濟濟彬彬響臻駢集伊雒盛矣天泉証道龍谿漏洩天機薙云慧悟幾隱庶無所頹留後從遊之人各有不孩之見而鄒文莊守益歐陽文莊德先後爲南雍師主持賢關師說益著於是名賢勝地往往創建書院俾人士藉德問業於其中自文成之說行則獨守程朱以及升實踐不變者獨羅文莊欽順首倡即補由人耳嚮學以孔子爲宗居敬孔子之居敬也窮理孔子之窮理也致知孔子之致知也有衆人之同何妨存二子之異哉

劉晴川魁

理學宗傳卷之二十一終